

JINGYI
精译典藏
JINGYI
典藏

侯 为 译

犯罪 的 回送

「巨」松本清张 著

市长在东京神秘失踪，秘书有岛却故意隐瞒。五天后尸体在郊外被发现。行为古怪的政敌早川成为最大嫌疑人。但不久溺死于海面。警方在他的私宅发现市长被害的证据，案件理应终结，但警长认为侦察才刚刚开始……

北岳文艺出版社

JINGYI
精译典藏
DIANCANG

侯 为 译

犯罪 的 回送

〔日〕松本清张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图登字：04 - 2004 - 0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的回送 / （日）松本清张著；侯为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7

ISBN 7—5378—2781—8

I. 犯... II. ①松... ②侯...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294 号

HANZAI NO KAISO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92 MATSUMOTO Na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ATSUMOTO Na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COPYRIGHT OFFICE, China.

犯罪的回送

〔日〕松本清张 著

侯 为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640×960 1/16 印张：13.5 字数：139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781—8

I • 2717 定价：18.00 元

译 序

松本清张是日本现代社会派推理小说的艺术大师,在推理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现实小说、社会评论等广阔领域中十分活跃,为日本文坛史留下了丰功伟业。其代表作《点与线》、《隔墙有眼》、《沙之器》等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悉。日本读卖新闻社近年调查最喜爱作家的排行榜显示,松本大师排名第四,而且常年不变。这与渡边淳一的第八位、夏目漱石的第十位、村上春树的第二十二位相比,其影响可见一斑。

松本大师是一位多产作家,从短篇到长篇、从历史到现代、从百姓生活到政坛黑幕,作品题材涉及社会各个角落,数量多达千篇。从其丰富的内容中即可以看出大师的志趣及生活磨难的紧密联系。

松本清张出生于北九州小仓市的一个商贩家庭。从小家境贫寒,13岁被迫辍学谋生,只有小学文化。松本大师曾经当过街头

小贩、学徒，也做过朝日新闻社驻小仓西部总社的广告制图工。曾因接触无产阶级读物遭到过拘留。1943 年应征入伍，被遣往朝鲜当卫生兵，战后回到原报社复职。在战后的废墟中，为了养活七口之家不得不奔波于关西和九州之间批发扫帚，长期过着受歧视的屈辱生活。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思想信念和文学创作注入了充分的社会营养。

松本大师在十七八岁时读到了外国的推理小说，爱不释手，从此迷上了推理小说。1951 年四十一岁时发表了处女作《西乡札》，此后，他以权与法、善与恶、罪与罚等社会问题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杰出作品，揭示了社会与人性的阴暗层面。在后半辈子的创作生涯中，松本大师先后获得了“直木奖”提名、“芥川奖”、“新人杯”、“侦探作家俱乐部奖”、“文艺春秋读者奖”、“日本新闻工作者会议奖”、“妇人公论读者奖”、“吉川英治文学奖”、“菊池宽奖”、“小说现代读者奖”、“NHK 放送文化奖”、“朝日奖”等，其显赫业绩足以证明松本大师的伟大才情和智慧。

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明治时代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模仿中国公案小说，撰写了一部《本朝樱阴比事》，首开侦探小说之先河。黑岩泪香编译了《法庭的美人》等 30 多部外国侦探小说，为日本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1920 年横沟正史等创办了侦探小说杂志《新青年》，既介绍西方的侦探小说也发表本国的作品。当时的侦探小说出现了两个流派：一是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本格派”，主张重写破案的逻辑推理；二是以横沟正史为代表的“变格派”，强调写神奇、冒险的情

节和变态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以维持治安为由禁止侦探小说的创作发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侦探小说逐渐复苏,进入了“推理时代”。50年代,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一批推理小说作家崛起,突破了“本格派”和“变格派”的固定模式,运用逻辑推理探究犯罪的社会原因,揭示社会的矛盾和恶习,着重分析各类人物犯罪的动机,反映各种社会角色心中潜在的矛盾和苦恼,使推理小说摆脱了狭窄的趣味性,形成了具有现实主义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其特点就是立足于生活,重视现实性和真实性,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不单纯追求破案情节,而着重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努力分析隐藏在犯罪背后的社会根源,研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犯罪的心迹发展。

松本大师于1992年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大师的辞世象征着“社会派”时代或“松本清张”时代的结束。然而大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财富,我们能够从中获取笔耕不懈的坚韧,惩恶扬善的鲜明爱憎,洞察社会的敏锐目光,丰富多彩的社会各领域知识,信手拈来引人入胜的悬疑谜团,错综复杂的推理思路,妙笔生花的写作功底,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令人恍然大悟的结局……



犯罪の回送

目 录

- 失踪 / 1
- 可疑的东京之行 / 12
- 搜寻申请 / 29
- 发现尸体 / 57
- 空白时间 / 84
- 第二具尸体 / 98
- 证据 / 113
- 市长夫人 / 129
- 酒桶 / 152
- 戴墨镜的男子 / 171
- 对接点 / 186

失 踪

1

北浦市市长春田英雄乘坐 11 月 9 日的特快卧铺列车“北斗星 2 号”前往东京。除了市长本人以外,一行人中还有担任建设委员的议员四名,市长秘书一名,市议会事务局的事务员一名随同前往。他们没有乘坐快捷的飞机,是为了节省经费开支。本市的财政并不富裕。

北浦市位于北海道的西南部,南面是太平洋。市辖区域内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和湿地,自然条件绝不能说十分优越。从北海道的政治经济中心札幌市乘坐支线列车到这里,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

北浦市过去曾经作为沙丁鱼捕捞基地繁极一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里作为北海道有代表性的港湾城市也呈现过兴

旺景象。但如今造船业景气不再,又没有其他什么支柱产业,所以只能作为发展滞后的地方城市苦苦支撑。

列车中春田市长的表情没有什么异常,心情也不算太坏。上车时天色未晚,所以市长还与其他议员坐在卧铺上谈笑风生了一阵。春田英雄是连任两届的市长,自家在本市经营着传统的酒厂。他家是本市的老住户,在当地颇有信誉。就是这种信誉,使他连任市长的职位。

作为市长,他的手腕也相当了得。与所有的地方首长一样,春田也是每月到东京向中央部委陈情请愿一次,主要事项是请求下发补助金或辅助金。时近年末,为获得财政预算的许可,请愿活动当然要紧锣密鼓。而且每月都必须到霞关町的自治省、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建设省等部委机关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为此,必须借助北海道选举的国会议员的影响力,所以还得频繁出入永田町的议员会馆,请他们向各政党的干部们引荐自己。

春田市长如今频繁进京陈情,是为了请求相关部委审批市政规划项目,把本市北部面向喷火湾的旧港湾填埋起来,然后再引资建厂。为了填海造地、引资建厂,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这只能通过市政府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所以也必须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因此,市长要经常到大藏省去反复恳求。此事的内容,只要听听市长在市议会上回答在野党议员的质询,就可以了解大概的轮廓。

“刚才,早川议员指出了很多问题,关于这个项目,正像以前曾经说明过的,为了我市的发展,当务之急是扩建港湾。众所周知,我市还没有像样的生产设备,仍停留在传统的消费城市的阶

段。早川议员指出扩建港湾并引资建厂没有规划,但我认为首先要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否则不会有哪个企业愿意响应招商活动。因为只凭一张设计图或计划书,是不会有有人来找我们洽谈项目的。所幸的是,我市拥有南边的宽广海域。但如今这样简陋的海港,无法发挥天赐海湾的作用。建厂的第一条件就是要运输原材料和产品,如果我市能够扩建港湾、填海造地的话,就可以更直观地向各企业来考察的人员介绍有利条件。总之,我想讲的就是,纸上谈兵是绝对无法招商引资的。”

“还有关于发行债券的各种意见。当然,我市长期为财政赤字所困扰,正像我刚才所说,这是我市历来就是消费型城市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我相信,如果转变为生产型城市,财政赤字将会消失。现在的消极政策受制于如今的表面现象,将难得的发展一步步逼进死胡同,我是不会采用的。恕我不敬,我认为早川议员的观点是短视的。”(有人鼓掌、有人起哄。)

“而且,早川议员提到中央有关部委对此项目态度极为冷淡,但根据我的印象,绝对不是这样。只是,眼下各个自治体都向中央陈情请愿,项目堆积如山,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处理完毕。但是,由于我此前多次进京与当局恳谈,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实质性进展。每次进京我都没能总结出具体报告,就是由于以上的原因。这一点令我抱憾不已,但也仅差一步之遥了。从市财政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往返于北海道厅之间,我们也极为慎重地对待出差经费。为了我市将来的发展,请大家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所幸的是,以建设委员长为首的各位委员也积极支持我的观点,愿意做我的后援,所以我也感到信心十足。”

春田英雄每个月都去东京出差,此外每三个月还要去一次札幌,但不是以市长的身份,而是为了酒厂的进货去与各种产品的批发商联系和谈交易。眼下在开往东京的列车中热烈谈论的话题,中心内容就是在出发前的市议会上回答在野党议员早川对市长出差的质询。但是,春田市长似乎对此并不介意。对于在野党的反对,早已司空见惯,而且也没有多大的冲击力。

同行的建设委员们兼任港湾扩建委员,这四个人都是市长派,所以车厢里始终洋溢着一团和气。事后议员们回答警方的询问时,也都众口一词地证明说市长的表情中没有什么异常的迹象。

列车经过室兰站时,一行人同去餐车喝啤酒、聊天。他们与市长秘书和市议会事务员分开两桌用餐。

九点钟过后,一行人返回卧铺车厢。市长铺位下方的对面,是市长秘书有岛安太郎。市长换上了睡袍,对有岛说声没事了,就拉上了帘子。市长今年五十二岁。

秘书有岛躺在卧铺上看了一会儿书,这是为了不让自己睡着,怕市长有事随时叫他。但后来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十点钟时有岛关掉了电灯。

翌晨七点钟左右,秘书叫醒了市长。虽说到上野还有两个小时,但这时候叫醒市长比较合适。这时市长也还是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于往常的话,那就是爱早起的市长一反常态睡到了七点钟。

昨夜是九点多躺下的,所以应该能早些醒来。以前有岛秘书也曾跟随市长出差进京,但市长大概在六点钟时就醒来了,常常是穿着睡袍坐在椅子上抽烟。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异常,那就只是这

天早上醒来得稍迟一些。

车到上野站，一行人径直前往位于平河町的都市会馆。在这里略作小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市长要去走访自治省和建设省，其他建设委员一同前往。翌日预定走访大藏省，请求批准发行债券事宜。

在两个省办完公事后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市长请建设委员们在银座后街常去的小菜馆吃饭。市长只用过晚餐就要回会馆，其他议员们都说要到别的酒吧继续喝酒，没有跟市长一起返回。

“市长也一块儿去吧？”一位建设委员邀请他。

“今天我要会客办事，明天晚上再陪你们。”说完便起身离席，有岛是当秘书的，这时就跟着市长走了。

市长当时确实说过要会客办事，但是，最终没有人知道客人是谁。如果此刻有哪位议员问他要去看谁，说不定能有线索想像出大概的轮廓。

春田市长叫来了出租车，跟有岛秘书一起从银座驶向平河町方向。都市会馆门前是停车场，大楼窗口洩出的灯光淡淡地洒在一排排的车身上。

有岛秘书跟着市长下了车。

“有岛君，”市长回过头来，“现在几点了？”市长已经老眼昏花，看不清表盘上的字了。

有岛秘书看了看手表。“七点钟了。”

“是吗？”市长身材比一般人稍矮，但肩膀宽厚，墩实健壮。在大楼泄出的灯光下，市长微微歪着脑袋。“时间还早，我这儿没事了，你自由行动吧！”

秘书此时想起市长说过要会客办事,但是,市长晚上因公会客大都到酒家设宴招待,由秘书负责联系地点。既然市长说没事了,想必要见的是私客。

“那我就失陪了。”

“好的。你要去银座的话,反正得乘车返回,就用这台车吧!”

“明白了,我一定照办。”秘书行过礼抬头一看,市长的背影正向都市会馆的门口走去。他确实亲眼看到了此情此景。

秘书乘坐的轿车径直开上大街,驶向银座。

2

市议员们夜里十一点半返回下榻的都市会馆,大家都喝得恰到好处。有岛秘书也与市议员们汇合一处喝酒,但是,他又担心市长的状况,所以回到会馆立刻就去市长的房间门口。市长有个习惯,就寝之前把皮鞋放在门外叫人去擦,但今天却没有这样。有岛便以为市长还没回来,就下楼去询问。前台有两个员工,有岛问他们市长是否已经回来。宾馆的员工对常在这里下榻的春田市长相当熟悉。

“好像,还没有回来。”两个人答道,“他确实和大家一起出去了。”

“那就奇怪了。”秘书说道,“市长和我们一起出去,七点钟左右应该回来过一次,其实就是我把他送到门口的,如果外出也是在那以后了。”

“是这样吗?”员工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回头看看钥匙柜。“确实是没有回来。这把钥匙是你们一起出去时交给我的,放在这儿

根本没有动过。”

“有没有搞错？”秘书再次确认，这座都市会馆相当忙碌，不只是一是全国自治体的议员们来住，其他客人也来住。晚上七点钟正是前台拥挤的时间，所以，秘书担心他俩没有看清楚。

“不会的，确实没有回来过。七点钟左右前台只来过两三个客人，如果市长回来，我一眼就能认出。而且钥匙都没有动过，不会搞错的。”

有岛秘书无奈地上了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自己确实把市长送到了门口，当时还确认过市长的背影朝着宾馆门厅走去。如果市长没有回到房间里，那就可能是没进门厅，直接乘坐其他车辆到别处去了。因为自己是先乘车离开的，以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有岛又想起市长好像有约在先，市长外出是为了赴约。但是，他又觉得莫名其妙。虽然不知道市长去哪儿、见谁，但既然叫了车，只需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特意回到会馆来。不过，有岛秘书对此事另有所想，也就不再左思右想了。当晚接到一位建设委员的内线电话时，他的另有所想使他随意地做出了回答。

“市长还没有回来。不过，很快就会回来的。”

市长没有回来。翌日上午，有岛秘书八点半到市长的房间门口去，仍然不见皮鞋放在外面。如果在往常，那就是市长把服务员擦好的皮鞋拿进房间里去了。可是，秘书立刻凭直觉感到，市长昨夜真的没有回来。只有秘书才有理由做出如此判断。为慎重起见，他叩响了市长的房门，也没有应答。当然，房门被锁得严严实实。

秘书故意不去通知其他议员，而是回到自己房间里用早餐。

用完早餐,九点钟左右,此时又打来了内线电话。

“是有岛君吗?”一位建设委员的声音,“市长起床了吗?”

有岛回答。“这个,我还没有去市长房间看过,不过我过后很快与你联系。”

“那就这样。预定今天去大藏省,几点出发来着?”

“十点半从宾馆出发……可是,听市长的意思,好像再迟一点儿也可以。”这是秘书擅自估计的,其实市长并没有说过此话。秘书话中暗示,将原定十点半的出发时间再顺延一点儿。也就是说,他自己估计市长返回可能会延迟,于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之所以估计市长迟归,也是因为有岛秘书心有所想。

不过,秘书还是有点儿慌了。用完早餐,他又到市长房间门口去了。敲了敲门,还是锁得紧紧的。他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快十点钟了。原定在走访大藏省之前,市长要与建设委员们开个碰头会简短磋商一下的,现在碰头的时间也快到了。秘书想尽量不让其他议员知道市长昨夜未归之事,这种顾虑导致他把此事一拖再拖。

“是有岛君吗?”又有一位建设委员打来电话,“市长用完早餐了吗?”

有岛犯难了。“我还没去市长的房间,市长在自己房间里用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咱们也该集合了。你问问他,是否方便。”

“遵命。”有岛第三次到市长的房间门口去看情况。

3

市长昨夜外出不知去向,确认此事已是十一点多了。四位市

议员大发雷霆,本来计划今天十点半左右要去大藏省陈情请愿,而且费尽千辛万苦才请求政府官员腾出了时间,此时计划已被打乱。市长到底去哪儿了呢?

“有岛君,”一行人首先向市长秘书提出了疑问,或不如说是质问。“你始终跟着市长,所以你应该能够推测出市长到哪儿去了吧?”

事实上,有岛每次都随市长进京,所以这样问他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岛本来还想自圆其说,但事已至此,继续辩解只能是欲盖弥彰。他也只能同大家一样,对市长的去向不明感到纳闷儿。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市长每次进京,有没有到宾馆以外的场所住宿?”

“我想没有过这种情况。”有岛垂下眼帘回答道。

“你说‘你想’? 哎,我是在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实际情况! 你的回答太含糊其词了。”

“……”

“我们又不是每次都跟市长进京。另外,我们昨晚也没跟市长一起活动,不可能了解所有的情况。而你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

有岛十分为难。

“哎,万一市长出了什么事情,如何是好? 你如果只是为了市长着想而隐瞒了什么,反而可能导致严重事态。现在,你必须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全都说清楚!”

有岛被追问至此,红着脸低下了头,但他终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详细情况我也不太了解,但以前市长有时不在宾馆房间

里住。”

“什么？有时不在宾馆里住？”

“是的，市长不总是在这家都市会馆住宿，也在别处住过。也曾经在傍晚外出，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回到这里。”

“市长以前外出去过什么地方？”

“我不清楚，我不好问得太多，市长也不曾详细谈过这些事情。”

市议员们面面相觑。大家不约而同，都从市长夜出早归的举动想到了东京都内可能有市长相好的女人。

“市长住在哪里你应该能猜个大概吧？”

也就是说，有岛可能得到了市长的授意，相机行事地搪塞这种事情。

“不，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市长进京当然是办理公务的，但陈情请愿完成以后就是个人的自由时间。特别是夜晚无事可做，市长个人做什么事情，那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像今天这样，因为他迟迟不归而耽误了公事，这可不是一般问题了。

还有一点，建设委员们心中浮现的疑问是市长的频繁进京。关于这一点，在进京前召开的市议会上也受到过在野党议员的攻击。对方怀疑市长以公务出差为名，在东京办理私事。虽然四位建设委员都是市长派，但发生了这样的事态，自己也被推到了负担连带责任的境地。但是，他们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春田市长生活严谨，从未听说他有过什么风流韵事。此外，他在担任市长之前在家乡就经营酒厂，可以说与东京没有任何瓜葛。如果在东京